



说“下河”

□ 陈友兴

里运河俗称“上河”，“下河”与之相对。

“下河”一词出现很早，南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曹叔远作《五龙王庙记》称，“（清水）潭以东地势益倾多，里俗号称下河。”雍正《高邮州志》卷三：“水之来也由淮，淮不在邮境内，而隶于盱、泗。水之归也于海，海亦不在邮境内，而隶兴、泰、盐诸州县。其承淮下流达兴、盐者，治以东，为河、为沟、为渠不一，总其名曰下河。”可见下河之说，皆与里运河密切相关，或因其地势卑下，或因其处于下游。

何谓下河？曰，下河是河。

其一，下河即运盐河。道光《泰州志》卷三二，康熙间御史宫梦仁《清理海口疏》，提到淮扬运河于瓜洲、仪真入江，曰里河，亦曰上河；自茱萸湾闸东南，从芒稻河至泰州为盐河，盐河自庙湾、白驹、丁溪诸口入海，曰下河。运盐河夹泰州城南北而过。城之南曰上河，即老通扬运河，系由官方组织开挖的人工运河，故有上官河、上官运盐河等多个别称。城之北曰下河，清道光《泰州志》：“由赵公桥接杨公堤，捍海堰，至东边城一带入东台串场河。”运盐河下河支流较多，基本都是自然流漕或民间自行沟连而成的河道，均可通串场河。

高邮之运盐河，亦称下河。雍正《高邮州志》：“闸河，旧名运盐河。在州治北遐观桥下，东抵兴化县，西通新开湖，即今之东河也。”“运盐河，亦名东河，亦名下河。东抵兴化县，由县直东入白驹、刘庄二闸下海。南入草堰、小海、丁溪等闸入海。北入盐城界石、天妃、庙湾等闸入海。”

其二，下河特指盐河的某一段。晚明陈应芳《敬止集》《图论》载，泰州城北门外有明初所筑的东西二坝，坝以南为上河，以北为下河，上河自运盐河而来，下河接兴化县而往。泰州兼有上、下河，如皋则全为上河，兴化则全为下河。崇祯《泰州志》卷首《图说》记载，泰州罹遭水患，“上河”高田受灾寥寥无几，而“下河”沉田多达十分之九。

其三，下河泛指里运河以东的多条河流。明冒日干《存简小草》卷二《塞牙桥议》载，上、下河是高宝湖以东入海的河流，经如皋、通州、海门、上十盐场、中二盐场入海的为上河；兴化、盐城二县的东台、富安等中下十盐场，地势洼下，形若釜底，为下河。董恂《江北行程》卷二八《清河县》条：“土人谓黄河为外河，

漕河为里河，其漕河东岸泾、润诸河总谓之下河。”清人李时谦《请浚淮扬下河疏》谓，“上河自清口以达瓜、仪而入于江，漕艘往来要道，即今之运河者是。下河在山、盐、高、宝、兴、泰州邑，由串场河而达于海。”胡焕庸《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亦称，下河乃里运河以东各河道的通称，因其地低下，故称下河，以别于运堤以西的上河。又因其位于里河以东，故称东下河，又称里下河。

“下河”乃一片区域，指里运河以东的平原洼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里下河平原。篇首提及的《五龙王庙记》，所称下河，即是指高邮运河以东地区。靳文襄公《下河形势》说：“淮以南、扬以北，周围千百里，泽国也。运河贯其中，东西二堤夹之。西堤以西为上河……东堤以东为下河”。《大清会典》：“江甘运河、高宝运河、山清运河东岸为下河，地势卑下”；“扬属之江、甘、兴、泰、高、宝与淮属之山、盐、阜等邑，地居下河。”

下河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其四至在明清文献记载中存有差异。下河北界废黄河，南至运盐河，西以里运河为界，似无疑义。但其东界则有所不同。一以黄海为限，认为运河以东地区皆属于下河。陈应芳指出，下河，“东西直之象，东有海而西有湖也”。清人靳辅则谓，“运堤减水以下河为整，东即大海”，“臣遍历下河七州县地方，西至运河，东至大海，南至江、泰旧河，北至黄河遥堤”。二以范公堤为限，范公堤以东诸盐场并不属于下河地区。清人周洽谓，“淮扬运河东堤之东，一片洼区，南北约长三百余里，东西约宽二百余里，其间千支百派，各有河沟通流入海，谓之下河。下河直东为范公堤，范公堤之东，为淮南盐场”。三以串场河为限。求学时代，教科书定义里下河平原，系指大运河以东，串场河以西，通扬运河以北，苏北灌溉总渠以南的浅碟状低平原。大运河俗称里河，串场河俗称下河，故名里下河。这是一个当代的概念，主要强调河流水文特征的一致性，侧重于兴修水利，农业生产规划与土地利用方式。

从行政区划看，明代下河主要包括扬州府之泰州、兴化、高邮、宝应、江都及淮安府之盐城、山阳七州县。清代，下河涵括州县有“七州县”“九州县”“十州县”之别，是因为上述七州县出现了行政区划上的调整，并非实际地理空间上的盈缩。雍正九年（1731），划盐城、山阳部分地区增设阜宁县，划江都增设甘泉

县，所以下河州县数变成了“九州县”。乾隆三年（1738），江苏巡抚许容奏称，“伏查自淮溯扬，漕河亘于南北，长堤三百余里，堤西为上河，堤东为下河，则山、盐、阜、高、宝、兴、江、甘、泰九州县之民生、土地在焉。”乾隆三十三年，划泰州新设东台县，下河遂增至“十州县”。清代著名学者赵翼嘉庆间有诗，“稽天浴日涌白浪，南关车罗尽溃防。遂令下河十州县，尺尺寸宅皆重洋”。

因其方位，下河地区亦有东下河、西下河，南下河、北下河之说。

雍正《高邮州志·义行》，国朝，“张广，字敏公，号黄山，顺治辛卯拔贡……丙午（1666）遣子忠给贫东下河，计贫千余家，米稻百数十石。”。志文东下河，即邮邑运河以东之下河地区。

童年时代，常见有民船至村边码头售卖土产者。有来自垛田的，多卖瓜果蔬菜，有梢瓜、香瓜、水瓜等，都是拾藤瓜，大小不一，品相不好，但价格公道，可腌制瓜子。有来自沙沟的，多卖芦苇制品，有苇席苇折等，其色银白，质地轻软，多作床上垫席席席。这些地方，我们一概称其为西下河。乡谚，“七月半，蚊子去了一大半；八月半，蚊子上了马家簰。”打开地图，确有马家簰，位于林湖乡西南，白涂河北岸与泗水河东岸所构成的三角地带，为典型的西下河地带。

雍正《高邮州志·水利志》，“循湖而东，有河焉，曰运河，其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西上河。在堰之东者，曰南下河、北下河，以西高于东故也。南下河、北下河之间有河焉，曰运盐河，其堤曰东河塘。凡田地在塘之南者，曰南上河。在塘之北者，曰北下河，以南高于北，故南不曰下河，而又曰上河也。”概括一下，高邮运东地区，以澄子河（运盐河）为界，分为南北两片。河以南地区称为南下河，因其地势较高，也称南上河；河以北地区，则专称北下河。

民歌《高邮西北乡》，词曰：“我家在高邮北下河，妹妹家在三里坡，每天我上工从她家门前过，她眼睛总是望着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邑人的观念中，西北乡所指应是高邮湖西北的闵塔一带（今属金湖）。据载，《高邮西北乡》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高邮送桥镇一代流传，由索兴根据李巧云、武秀英两位老人的演唱，记谱整理，后经江苏歌舞团团长吴岫明改编，便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但无论是高邮湖西北侧的闵塔，还是西南侧的送桥，皆属南上河地区。而高邮北下河的界定极为明确，即澄子河以北的运东地区。

就词义而论，高邮西北乡与高邮北下河，在空间上是错位的。

三代尚书，一品高官，却清正廉洁，钟情学术，在当时和如今均难能可贵，为我国训诂学研究的领袖人物。先生曾多次举例证明高邮王氏父子的学术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古汉语“无虑”，隋唐之后不知道什么意思，王念孙对这个词进行过专门研究，确证“无虑”就是“大概、大略”之意。《广雅·释训》“无虑，都凡也。”《广雅·释诂》：“都，大也。”那么都凡就是大凡，大凡就是大概、大略之意，这是个连绵词又写做无虑、摹略、莫络等，都是大概、大略之意。隋朝颜师古注《汉书》云：“无虑，亦谓大率无小计虑耳。”是望文生义，解释是不对的，王念孙云：“凡书传中言无虑者，自唐初人已不晓其义，望文生训，率每穿凿。”（《经义述闻》卷二十九《通说上》“无虑”条）经过王氏的释义我们才知道“无虑”的正解，现在我国的中学语文教科书均依据王氏的观点，将古汉语“无虑”注释为“大概”，由此可见，王氏对我国训诂学的影响重大而深远。

沉没的庙巷口

□ 王俊坤

高邮城北有三个热闹地段，一是城门口向北的北市口，二是税务桥，三是庙巷口。

庙巷口在城外的最北端，紧挨着东墩乡的钓鱼和花王村。东面有洋面厂，沿街有蛋行，做生意的人很多。老街口从城门外延伸而来，虽然不算大，却有点小名气。一是挡军楼就在大运河边上，是民国时期军阀孙传芳修建的，是个二层见方的岗楼。站在楼上可以瞭望，是一个军事设施。其实，高邮历史上也曾有挡军楼的记载，但早已不存。此楼非彼楼也。二是有两座庙宇，其一曰真武庙，其二曰火星庙。看庙名像是道教，真武、火星应该是道教术语，但据说还是佛教的小庙。小县城里道儒混杂的情况很多，老百姓不管那么多。管他拜谁，只要拜了有用就行。三是这里的人流量大，主要是做生意的，商业很发达。茶馆澡堂生意铺一溜排开。人们说此地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也是贴切的。南边还有一个荷花塘。据说是早年发大水冲出来的，一个大大的深塘，长满了荷花。荷花塘很美，荷花特别大，特别艳。整个庙巷口都是荷香醇醇的。

高邮早就有八大寺庙的说法，虽然表述不尽相同，但说明高邮的佛教是很兴盛的。庙巷口的两座小庙当然是排不上名的，但实用。因为有庙，才有庙巷口，才有那么旺的人气。

荷花塘边上居住着名医许半仙。他是远近有名的老中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许先生穿着长大褂，留着胡须，戴个金丝眼镜，庙巷口不远有他的诊所。他每天大约上午九点才开始坐堂号脉。许先生开出的药方，要到北市口的亚洲大药房去配。药房的伙计拿到手一看，哟，许先生的。赶忙抓药称秤，十分恭敬。

许先生早上起身后都是要到玉兰茶馆坐一坐的，吃两个包子、一碗龙须面，再喝一点茶。他在玉兰茶馆是有专座的，一般人不会轻易占位的。有外来不知的，小伙子会计轻轻地和他耳语，立马就离开了。这几天在运河上看堤巡查的河工陈大柱，刚坐下，就被告知了。他连忙站起来移到别处。他知道许先生的大名。

许先生来了，但他吃得并不舒心。往日的小笼包子很香，今天就有点乏味。外面的大雨下个不停，真武庙和火星庙在烟雨中。庙巷口这几天有点人心惶惶的，湖水和河水几乎已连成一片，虽然还有一道河堤挡着，河中的浪花似乎就要拍打在真武庙的山墙上。他担心万一挡不住，怎么得了？另外，连日来“大肚子病”的人也多了起来。大肚子病是血吸虫病，很难根治，死亡率高。大水一旦下来，得病的人将会更多，瘟疫无情啊。许先生突然看到了河工陈大柱。大柱呀，这河水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大柱说，王县长昨天刚来过，说上面同意五里坝开闸放水了，但东乡下河的人不同意。说麦子马上就熟了，一开闸麦子就全完了。东乡来了不少人，护堤哩。要开闸的和不准开闸的正闹着，要打架。老天要是不停地下雨，又不准开闸，有点怕人哩。

说话间，又有人陆续进店吃包子。陈大柱的兄弟陈二柱冒雨跑了进来。大柱问二柱，忙啥子哩？二柱说，刚去庙里烧香的，求老天保佑。庙里人多着哩，忙得很。张住持说不得事的，请大家放宽心。菩萨保着大伙儿。早些年发大水，

洪水只绕着庙门而过，有菩萨显灵。

雨似乎有些小了，风声也不太激烈了。许先生走出茶馆，缓步走到真武庙。真武庙高高地立在河堤旁，庙门大开，有不少人忙着烧香拜佛。看见了许先生，张住持赶紧迎了上来问安。庙堂里烟雾缭绕，一片祈祷保佑声。张师父，你看今年能否渡汛？张住持笑道，许先生过虑了，有佛祖保佑，必是有惊无险。往年大水，即使漫过河堤，我真武庙却是滴水未进。大水绕门而过，大家平平安安。听罢，香客们都乐呵呵地笑了。

许先生独自走到河堤上，白茫茫的一片。雨虽停了，但水势浩大，河边的一些大树都已浸在水中。大堤上有不少人在用泥包加高加固。许先生听到扛泥包的人说，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取土了。他心里有点吃惊，张住持带来的宽慰，瞬间流失。内心不免又多了些烦闷。高邮的大雨已连续下了多日了，运河水涨得惊人，历史上这里就频发决堤事件。有钱人都搬到城里了，他女儿也要他搬到城里避水。他还在犹豫，老天或许会保佑的。

第二天一早，太阳竟然出来了。庙巷口顿时又苏醒热闹起来。人们心中都认为，只要不下雨，大水自然会退去的。灾难似乎已经远离，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太阳照在美丽的荷花塘上，出水的荷花迎风摆动，朴素而雅致。据说，这满塘的荷叶已被东大街的连万顺老板预订了，他家是用荷叶包熏烤肉和酱菜的。还有些人爬上挡军楼眺望湖景，感受这如海的雄壮，水天一色，无涯无边。胆子小的望了一眼就赶紧下来，腿在发抖。沿街的生意铺又开张了，风景流、人群流、信息流全在庙巷口重新积聚。首先逃到城里的人又回来了，躲进泰山庙的人又下来了。庙巷口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黄昏的时候，那些个小酒馆又热闹起来。喝酒，划拳，谈生意，洗澡。就连那些连日来睡在大堤上的东乡下河人也来凑热闹。他们太苦了，为了保住夏收，他们连命都不要了。喝酒喝酒。天晴了，河水也退了，不少，有好日子过了。

一轮残月，满天星斗。远处似有乌云围拢。

许先生一大晚了还是睡不着。他心里不踏实，水太大了，堤太薄了。正在朦胧间，听得有人敲门，很急。他连忙打开门，是税务官田家的亲戚。说是城里的老田家大儿媳难产，接生婆忙了几个小时没办法了，情况很危急，一定要请许先生亲自去一趟。许先生一听，救人要紧，赶忙和田家亲戚赶往城里，回头说了一句，如果太迟了，就住城里。

到了深夜，忽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挡军楼的河堤崩塌了，一下子撕开了数百米的口子，河水排山倒海，呼啸而下。庙巷口一片慌乱，敲锣声，哭喊声，彼此交织。顷刻之间，房屋倒塌，人财消失。洪水向东奔流，直冲泰山庙。人们在无助地挣扎，在屋顶，在大树，在高台，所有的美梦和期待都在刹那间不复存在。

高邮城内有惊无险。高邮城外一片汪洋。从此，挡军楼、庙巷口和荷花塘永远地消失了，沉没在永远的黑暗中。据说，真武庙和火星庙的住持也一同消失了。

许先生回来了，时间是1931年的夏秋。一声叹息，两行眼泪。世界已经改变。

唐文先生与高邮王氏纪念馆

□ 王伟民

高邮王氏纪念馆重新开馆，增加了国学讲堂、亲子书吧、茶艺、文化艺术创作空间、多媒体影像播放等内容，不由得让我想起已故唐文先生为筹建王氏纪念馆所做的辛勤付出。

先生曾从苏州到高邮为筹建王氏纪念馆而奔波，并与时任副县长朱延庆先生、县政协秘书长郑履成先生等共同谋划，还捐献了高邮王氏的部分藏书。高邮王氏父子的画像，也是先生介绍，专门到苏州图书馆检索叶恭绰的《清代学者像传合集》，从中复印了高邮王氏父子画像，然后请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精心绘制的。征集到的叶圣陶、启功、王力先生等全部名人字画也在苏州进行了装裱，在王氏纪念馆陈列展

览。作为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的奠基人，先生和原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北京师范大学许嘉璐教授一道为中国训诂学作出了杰出贡献，三百万字的《郑玄辞典》奠定了先生在训诂学研究的崇高地位，先生为浙江大学培养的训诂学研究生许多已经成为训诂学界的知名学者。我在大学上选修课时，选修了先生的训诂学研究课程，也算是先生的弟子。作为中国著名学者，先生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上课从不带任何讲稿，略带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把深奥的学术问题讲解得浅显易懂，妙趣横生，难怪上课偌大的教室总是坐满了学生。

先生曾言，高邮王氏父子清朝